

海峡两岸应加强高等教育互动

◆张宝蓉

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的相互开放、交流与合作,是两岸关系深层结构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8年以来,两岸高等教育互动进入更加全面、深入发展的时期,在思维、功能、策略、路径、规模和领域等方面均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同时,两岸高等教育互动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在持续推动已有互动方式的基础上,两岸应加强高等教育互动的观念,努力寻找新的互动空间。

一、两岸高等教育互动新格局

1988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大陆杰出人士、海外学人及留学生来台参观访问审查原则》,首度开放大陆学者等赴台参访,自此开启了两岸高等教育双向互动的大门。此后,在大陆的积极推动下,受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趋势、台湾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变化与岛内民众诉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得以蓬勃发展。2008年,两岸政治互动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内外外部环境也迎来了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两岸高等教育互动步入更加全面、深入发展的时期。

1.从路径依赖到转型发展:两岸高校学生流动群体的兴起

2008年之后,双方教育主管部门在继续推动已有互动方式的基础上,大幅度转变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观念与思路,把互动的重心从原来的“重交流”逐渐转移到关注解决两岸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上。其中,影响未来两岸高等教育相互开放走向的根本性举措即两岸高校相互承认学历与相互招生的全面启动堪称历史性突破。

2010年8月19日,台湾立法部门正式通过并发布“陆生三法”(即“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大学法”与“专科学校法”)相关修订条例,两岸高校学历互认与相互招生自此拉开序幕。迄今,台湾当局认可学历的大陆高校数达129所。随着两岸高校学历互认进程的持续推进,两岸高校相互招生得到快速开展。2011年至2013年间相关台湾高校累积招收赴台攻读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的大陆学生3626人。同期,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招生力度,不断拓宽对台招生渠道,增加招收台生的高校数量与学生人数。

2.从院校层面到宏观决策:建立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互动模式

2008年以前,两岸高等教育互动基本上都是在彼此允许的范围之内,经过极有限的官方授权,依靠民间、高校、机构及个人来推动发展的,其中,高等院校一直是高等教育互动往来的最主要实体,双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多数政策及推动的交流项目也主要基于两岸院校层面的交往。院校层面的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策略对于增进两岸高等教育的相互认识、理解与包容,消除彼此的误解和偏见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但是难免也具有自由、松散、暂时性、民间性等特点,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性。

2008年以来,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逐渐从院校或民间自发、文化力推动的松散架构走向一个由政府主导、院校推动、市场助力三位一体,并尝试通过制度性安排去规范和整合两岸高等教育资源的新阶段。两岸当局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一方面,通过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途径拓展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的领域和规模;另一方面,出台各类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以吸引更多的两岸民众参与到两岸高等教育资源的互动与共享中来。双方开始对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总体规划、签订协议等更加宏观层面的、直接决定两岸高等教育互动

方向的基础性问题展开了高层探讨和对话,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逐渐向纵深领域发展。其中,关于签署两岸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协议成为了两岸教育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强烈诉求。

3.从单一取向到多元叠加: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功能的拓展与战略选择

综观世界多数地区之间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实践,其功能复杂多样,具体包括沟通交流、人才培养、文化传播与认同、教育产业发展、提升教育竞争力等。不同地区对于高等教育交流政策目标和功能的选择不尽相同,因此催生了不同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战略。譬如,“相互理解”战略,主要是实现政治、文化、学术和发展援助的目标;“卓越和人才竞争”战略,基于对卓越和人才竞争的考虑,强调选拔性招收境外学生;“创收盈利”战略,注重教育交流的商业功能;“能力提升”战略,强调高等教育的跨境交流在于提升自身高等教育的综合竞争力。长期以来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实施的是“相互理解”战略,其功能内涵着眼于增进两岸相互了解、推进文化认同与文化交流等外在一般性功能。

2008年以后,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成为推动新一轮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直接诱因。近些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比如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生源、高校内外部经营与管理等逐步显露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迫使台湾高等教育必须顾及发展需求,对外寻找新的扩展空间,加快高等教育对大陆开放的步伐。因此,能够给台湾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陆生问题”、“双联学制”、“交流交换生”等议题引起台湾方面的极大关注。高等教育交流的经济功能以及教育自身发展功能得到不断强化,“卓越和人才竞争”、“创收盈利”和“能力提升”等战略更多地运用到两岸高等教育的互动中来。

4.从分散组织到聚集效应:两岸高等教育互动区域特征明显

2008年以来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已经覆盖到两岸各个区域,各地根据自身的高等教育资源条件、经济基础与区位优势等不同程度地推进两岸高等教育的互动往来。与此同时,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的区域特征和聚集效应逐渐凸显,多种形式的区域互动模式开始形成。

具体而言,可划分为三大类型:其一,对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以福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为代表的。这些省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

势、经济优势和人才智力优势,全力推进对台教育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开展一系列实质性工作。其二,对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快速发展区,以江苏、湖北、湖南、吉林、天津、陕西、四川、海南、辽宁、山东、广西、四川、重庆等省市为代表。近几年来,这些省、市、自治区充分发挥自身高等教育与文化优势,积极开展以联谊活动、参观访问、学术往来、教师培训、学生互换和技能竞赛等传统形式为主的对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不管是数量、规模上还是质量、水平上都有大幅度提升。第三,对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带动辐射区,大陆对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这股热流也辐射到大陆中西部、东北部及其它边远地区,越来越多的两岸高等教育交流活动到云南、安徽、贵州、黑龙江、吉林甚至新疆、西藏、内蒙等地举行。

二、现阶段两岸高等教育互动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当前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进入到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持续深化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流。但是,两岸高等教育互动中还存在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两岸高等教育互动制度化建设滞后

两岸高等教育互动在数量上已经颇具规模,形式上日渐丰富,双边协商也开始起步,但两岸高等教育互动领域由于缺乏双方共同制定、有相关法律或政府公权力保证其执行的制度性安排,其整体合作水平还落在后面。如何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制定一系列共同认可的程序、规则或规范,并搭建相应的组织制度,进一步扩大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互动的稳定性、规范性、安全性、紧密性和可持续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问题。

2.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协议难以成行

签署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相关规范协议,并对两岸高等教育往来中存在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高校学历学位互认、职业资格认证的对接、学分或课程的转换、双联学制的实施等签署相关文件既是深化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推进制度化建设的必然诉求,也是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巩固台海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从目前情况看,还存在较多困难,两岸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同教育层次或领域之间对于签署高等教育协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化诉求,无疑将使协议的签署显得更加的复杂和多变。

3.两岸高等教育互动中的“失衡”瓶颈

非均衡性或不对等性已经成为影响两岸高等教育

良性互动的瓶颈性问题。“失衡”问题既体现在两岸之间,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及各个高等教育互动项目之中。就两岸层面而言,不对等性体现在态度、措施、人员往来等方方面面。其中,双方对于高校学历的不对等互认最直接影响到当前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正常化发展。2006年4月,大陆官方正式宣布承认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台湾高校学历。相较之下,台湾当局在现有承认大陆128所高校学历的基础上,是否能加大力度放宽对大陆高校学历认可的种种限制,把大陆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校学历、学位纳入互认范畴,显得至关重要。

此外,两岸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试点不足、经典案例与品牌特征不够凸显、两岸高级人才培养新模式可持续性发展不足、双联学制运行受阻等问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两岸高等教育的互动发展。

三、两岸高等教育互动前瞻与建议

搭建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的新型模式和宽广平台,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首先,明确的目标定位是确保两岸高等教育互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的目标应该分阶段推进,其初始目标在于实现两岸高等教育互动正常化、规模化与制度化,这也是近期内应该努力完成的目标。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强两岸高等教育发展的相互依存度,真正发挥两岸高等教育的互补作用。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两岸高等教育理念、制度的真正沟通与交流,共同建构一个开放性、选择性、竞争性、流动性、整合性并存的两岸暨港澳四地高等教育市场或海峡两岸次区域高等教育市场。

其次,兼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行动计划是两岸高等教育互动阶段性目标的具体体现。在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协议签署暂时受阻的情况下,建议两岸教育主管部门通过“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先行协商制定“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行动计划”,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岸高等教育互动提供指导方向。该行动计划应该重点就两岸高校学历、学位互认,高校相互招生与学生流动,高校的资源共享与课程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合作,高校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两岸合作办学与双联学制,两岸海外华文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等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再次,进一步丰富两岸高等教育互动的功能内涵。两岸高等教育互动不应仅是“政治的补充”或“经济的延续”,应该把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它对于促进两岸社会和谐发展、共同知识话语体系建构、中华文化记忆与集

体认知形成、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发展等社会、文化及教育自身的功能上来,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两岸高度文化自觉上的内在本质功能。所谓高度文化自觉即要求两岸在高等教育互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在有益的竞争中建构各自积极的文化身份,增强对自身及彼岸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以及彼此关系的理性认识 and 把握,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民众的“互利双赢”。

此外,良性、高效的运行机制是推进两岸高等教育可持续互动发展的有力保障。综观世界上不同区域之间的高等教育互动实践,但凡运行较为顺畅的,几乎都离不开相关合作机制的建设。在现阶段,两岸可以分别建立起由两岸学者、官员、各级各类学校代表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协调两岸之间的各类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或项目。同时,通过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质量监控体系,或者培育高校质量认证的中介机构,以确保每一个合作项目的运行及其结果都能达到双方共同认定的质量标准。

最后,未来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还有赖于两岸能否共同营造出更加宽松、友好的互动环境。赴台手续繁琐、项目审批时间较长、交流合作资金受限等备受当前两岸民众所诟病。建议两岸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设置多种对台专项交流合作经费,继续为两岸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合作创造更加充裕的资金环境;逐步下放人员、项目审批权,对于频繁来往于两岸的大陆专家学者及其他个人等办理一年多次往返签注等。同时,还要不断加强高等教育信息的沟通交流,逐步消除两岸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建立有效畅通的信息环境,为两岸高等教育互动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参考文献:

[1]OECD(经合组织)教育研究和改革中心编.OECD展望:高等教育至2030(第2卷)(全球化)[M].杨天平,王宪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本文为2009年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项目“海峡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EIA090401)、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项目“海峡两岸学生流动群体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T2013221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弘扬)